



# 大山深处,放一张安静的书桌

【文/杨力佳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与许多城市人下乡不同的是,吴阿仑本来就出生在农村,后来去北京上学、工作,一待就是将近二十年。如今,经过一个循环,他又回到了农村。他的一句话,让人印象深刻:“城里待久的人,只把乡下看成诗与远方,没看到现实乡村生活的艰难。”独特的个人经历,让他更加了解乡村,非常务实。如今,他在福建省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开了一家书店,名字叫豹舍。之所以起这个名字,是取自《易经》里的一个说法:君子豹变。他希望这个与自然为一体的书店,可以成为一个能够促进自己及朋友们实现自我进化的精神家园——低头看书,抬头看自然。在和吴阿仑的聊天中,他多次谈到了“打开边界”这个词,是的,返乡并不意味着与世隔绝,而是打开了人和人、城市与农村的边界,创造了另外一个广阔世界。

## 时隔二十年的返乡

谈起吴阿仑的这一次返乡,那还要从两年前的又一次自驾说起。春末初夏,他一路开车两千公里,从北京来到福建省屏南县的双溪镇。用吴阿仑自己的话来说,从小到大一直在奔忙、打拼,作为一个媒体人,更是忙得团团转,还没有机会真正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,这一次的双溪之旅就权当是自己迟来的间隔年吧。

在双溪待了没多久,有一天,主持公益艺术教育项目的艺术家、龙潭新生活空间再造项目的总策划人林正碌找到吴阿仑,说带他去附近的龙潭创业。“老实说,当第一次听老林这么讲时,我都不知道龙潭在哪里,更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‘业’可创。”但是在几天后,吴阿仑依旧带着好奇心,坐上老林的车,奔赴离双溪镇大约六十公里的这个山沟沟里的村庄去看一看。

进村的路,七拐八弯,一直在半山腰上盘旋。随着车子在山间密林遮蔽的山路上越走越远,这么隐蔽的

地方,简直隔离于现代世界之外。村子很普通。除了它位于大山深处,抬眼就是山,还有村中成排成排的古宅老房。“跟我小时候待过的农村相比,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区别。”吴阿仑说,“但同车而来的其他人却兴奋得不行。我记得有一位来自厦门的女士,她决定认领一栋已经有两百年以上历史的老宅子,还热情地邀请我和她一起合领。那个老房子里面阴暗、潮湿,能住人吗?我心想:真是城里待久的人,只把乡下看成诗与远方,没看到现实乡村生活的艰难呀。”

为了说服吴阿仑在龙潭领一套老房子,老林带着他在村中四处转悠,看各种老房子。这些老房子基本上都是木质结构,外面是厚厚的夯土墙。村子中的原住民,大多数都搬到了县城居住,或者在村子附近盖了水泥楼房。老林还特地给吴阿仑推荐了一栋老房子,这是他原本打算留给自己住的一栋老房子。背靠大山,闹中取静,是一个别有洞天之处。而这,就是后来的豹舍。

## 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

“如果只是山清水秀,空气清新,那还不足以构成我留在那里的充分理由。”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,吴阿仑对于乡村的自然环境并不陌生,“过了一段时间,我又去看了几次,一栋栋破旧的老宅开始旧貌换新颜,一个个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新空间正在不断生长。这些新的空间,让人开始构想梦一样的生活——在那里,可以支起一张桌子,放置一台笔记本电脑,面对黛青色的群山,望着满眼的绿色,呼吸着新鲜的空气,可以构思一篇文章了。”于是,吴阿仑终于下定决心,干脆就在龙潭的老宅里,拥有自己的一张安静的书桌,一张舒适的床,有茶有书相伴,等待着有朋自远方来。

村里同时在修复的老房子有三四十栋,上百号的工人散布在各个老房子工地里。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传统老工匠,但随着现代建筑的砖瓦和混凝土化,这些传统建筑工艺大师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,转行以其他方式谋生。“龙潭老宅的修复再造,老林坚决地采取榫卯结构为主的工艺,在他呼唤之下,一位位五六十岁的老工匠,从箱子中搬出存放了二三十年的斧子、凿子、锯子,擦去锈迹,磨亮锋口,重新操持这项即将在中国大地上整体性失传的技艺。”吴阿仑坦言,之所以最终决定选择这里,是因为受到林正碌的极大感染,从他的创意构想、工作态度到做事方法。而事实证明,他的选择完全是正确的,在他看来,虽然已经启动了几年,但是目前的状态依旧是方兴未艾,从全国各地来村子里看房子的人越来越多,一栋栋经过改造的老房子有了新的主人,有来自北京的高级工程师,有来自上海媒体界的知识分子,有来自江西景德镇的手作艺术家……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深深地迷恋上。

## 链接 LINK

### 不可错过的乡村书店

言几又乡村胶囊书店@桐庐

位于浙江杭州桐庐县富春江(芦茨)乡村慢生活体验区的青龙坞,由当地村长房屋改建而成,涵盖书店、咖啡、住宿等功能,是一家融合了胶囊旅馆、创意书房、雅致餐厅、失恋博物馆为一体的乡宿文创综合体。占地面积近三百平方米,整体规划有三层。书籍两万五千余册,以艺术、设计、桐庐文化等三大主题书籍为主。

绿野书舍@萧山

萧山河上,这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千年古镇,宁静而精致,书店就藏匿在这一片白墙黛瓦,飞檐斗拱里。书店门前是穿镇而过的永兴河,对岸群山连绵、绿野环绕。在这里,可以肆意地在书海遨游,累了,也可起身走走,看看窗外河上的绿水青山。

未来书店@常熟

江苏常熟古里,一个江南水乡。未来书店就藏在一片水镇民居之中,它的邻居是有两百年历史的铁琴铜剑楼,清代四大设计者私家藏书楼之一。Mur Mur Lab并没有将它完全设计成一个古色古香的读书空间,而是在旧房檐之下,藏着另一座新屋顶,将坐标放在过去与未来。

碧山书局@徽州

知名的先锋书店的分店之一,在乡村书店里比较老牌。书局由一座两百年历史的祠堂改造而成,典型的徽派建筑,书局尽可能地保留原有的建筑特色,沧桑的建筑、沧桑的色彩突显了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底蕴。



## 被书包围的感觉

在正式开始打造书馆之前,吴阿仑驱车前往周围的几个省份兜了一圈,在上千公里的里程中,重点考察那些充满书香的地方。“在我一路看过的许多个书店和图书馆中,让我最有感觉的是位于杭州西溪湿地的麦家理想。那是一个不大的书馆,然而人坐在里面被书包围着,感觉非常舒服。”回到龙潭后,按照从那里得来的灵感,吴阿仑指挥木匠施工,帮忙打造出由书柜组成的围合,“一旦投身到精神家园的建设当中,各种灵感也会源源不断地迸发。基本上也是按照老林的现场产生灵感的模式,总共用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,完成了修建工作。我觉得,这就是一个我愿意长期待的地方。”

目前,书馆拥有五千余册精选图书,一半来自吴阿仑的私人藏书,一半来自各方朋友的捐赠,免费提供阅读,不提供销售。吴阿仑并没有因为这家书馆是开在乡村的,而降低了书籍入选的门槛,相反,目前所可以看到的书籍,都是经过他精心筛选才得以与读者见面的,涵盖了人文、历史、社科、艺



QA 生活周刊 x 吴阿仑

Q:回到乡村的这两年,最大的变化是?

A:之前在城市,许多时候是充当螺丝钉的角色,哪怕当了主编,说白了其实也只是顶梁柱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已。而来到这里之后,才真正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,整个人放松了,创造力也随之增大了。而且,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各个领域的精英来到这里,所以边界在不断地扩大,在大家的畅所欲言间迸发了许多新的想法,产生出许多新的东西。

比如,我正在筹拍第一部微电影,这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天方夜谭,而在这里,我却马上就要实现了。我邀请了村里的朋友来参加,他们都很乐意,大家都是基于热爱而产生了一些项目。人人都可以是电影人,只要愿意,都可以参与,无论是做导演、写剧本、当演员……没有边界。所以,城市里原本比较硬的边界,就在乡村松软的土壤里打开了,让梦想离成真更近一步。其实这个感觉,在村里还是蛮普遍的,人人可以画画、可以写作……

曾经有朋友说,我在乡村过隐居生活,可实际上,我并不想将这称作隐居。像龙潭这样的乡村,正在成为最前卫的生活方式的发生地。在这里可以接触到最前卫的人群、最前卫的思想。这里是真正可以有所思、有所为的地方。

我在这里踞有一个大屋,接待从城市里来的朋友们,也会获得自己的一份回报。在前不久举办的一期写作营里,一位叫真乐的大姐不仅给我带来了茶与冥想的全新体验,而且她的茶道冥想公益课,也给全村几十位新老村民带去了美妙感受。真乐姐对我说:“作为豹舍的主人,你是最大的受益者。你在这里,相当于坐在家,就能结识各方高人,从他们身上学习到新的东西。”她说得没错,在她的身上,除茶道冥想外,还领悟和学习了许多。

另外,在自媒体时代,只要保持在线状态,人在哪里,根本不再重要。何况,我依然会一次次回到城市,穿行于不同的城市之间,进行生活体验上的不断切换。我没有隐居,我只是选择了更宽广的生活方式,而在这个生活方式之中,与自然在一起的时间,以及与朋友们更放松更自然地待在一起的时间,大大增多。

Q:除了书馆,你还做了一个别的项目是吗?

A:是的,除了有书,有茶,还有一个核心的纽带,那就是写作。我是一个写作者,我身边也聚集着许多热爱写作的人。而事实上,我认为每一个人,都应该成为一个写作者,我想倡导每个人努力去开发写作对于每个生命而言的内在意义。所以,除了图书馆,我还准备了客房,一个有主题的民宿。之前,我做过多次线上写作营,参加过的人数累计起来有几千吧,其中的不少人自此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,成为写作者,出书、办公众号……现在,我在龙潭继续做一些线下写作营,公众号的读者或者之前的营友,都会来进行进一步的拓展。一般每次写作营的人数会控制在十个人以内,为期十天的封闭式写作会有主题,然后围绕这个主题,大家一起写作、交流。一群人聚在一起写作,不仅能够互相激励,而且同样真诚的一群人,更容易彼此打开,成为给对方输送精神能量的人。

我与自然更近,与自己更近,也与世界更近。读书、写作,放松而真诚地做自己,以及,一群天涯知己在此方的共聚、交融……还有比这更值得向往的生活吗?